

织田信长

从革命儿到魔王



【作者 赤军】
【编辑 驰骋】



3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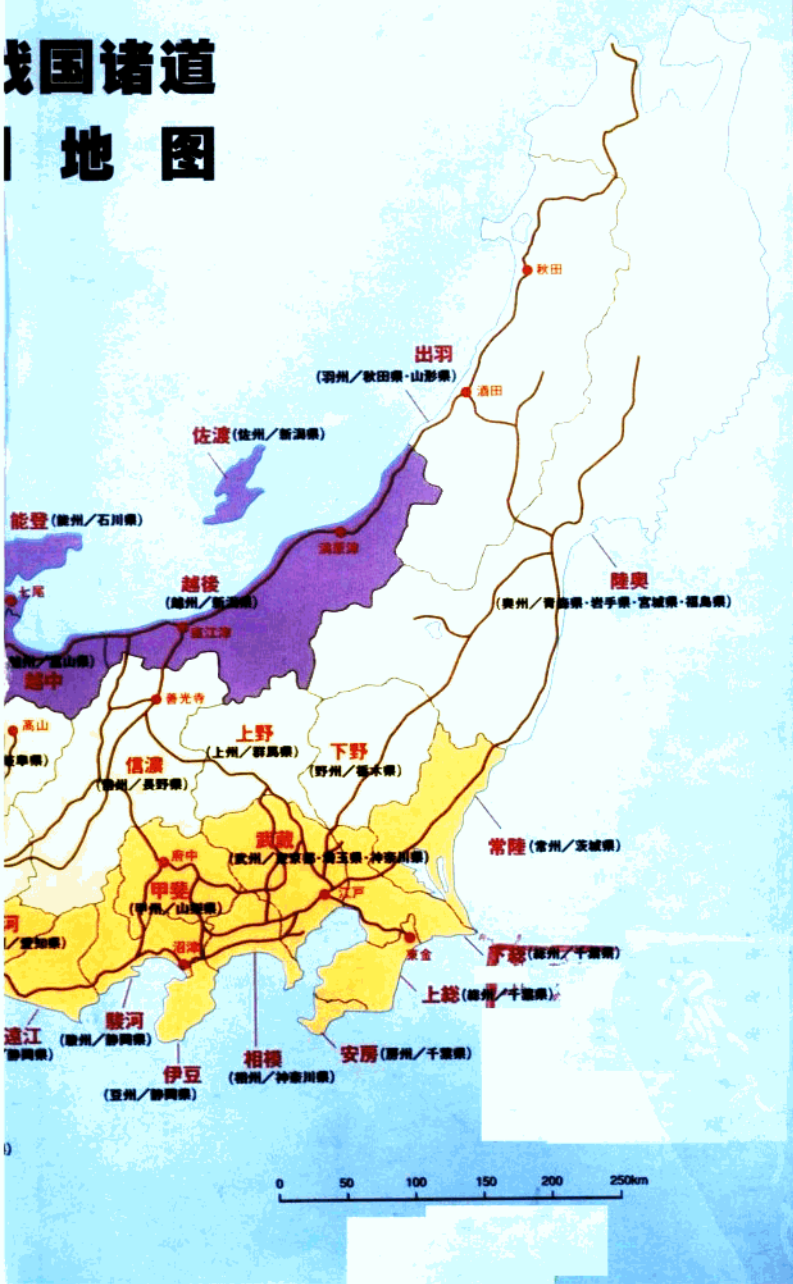
织田信长

从革命儿到魔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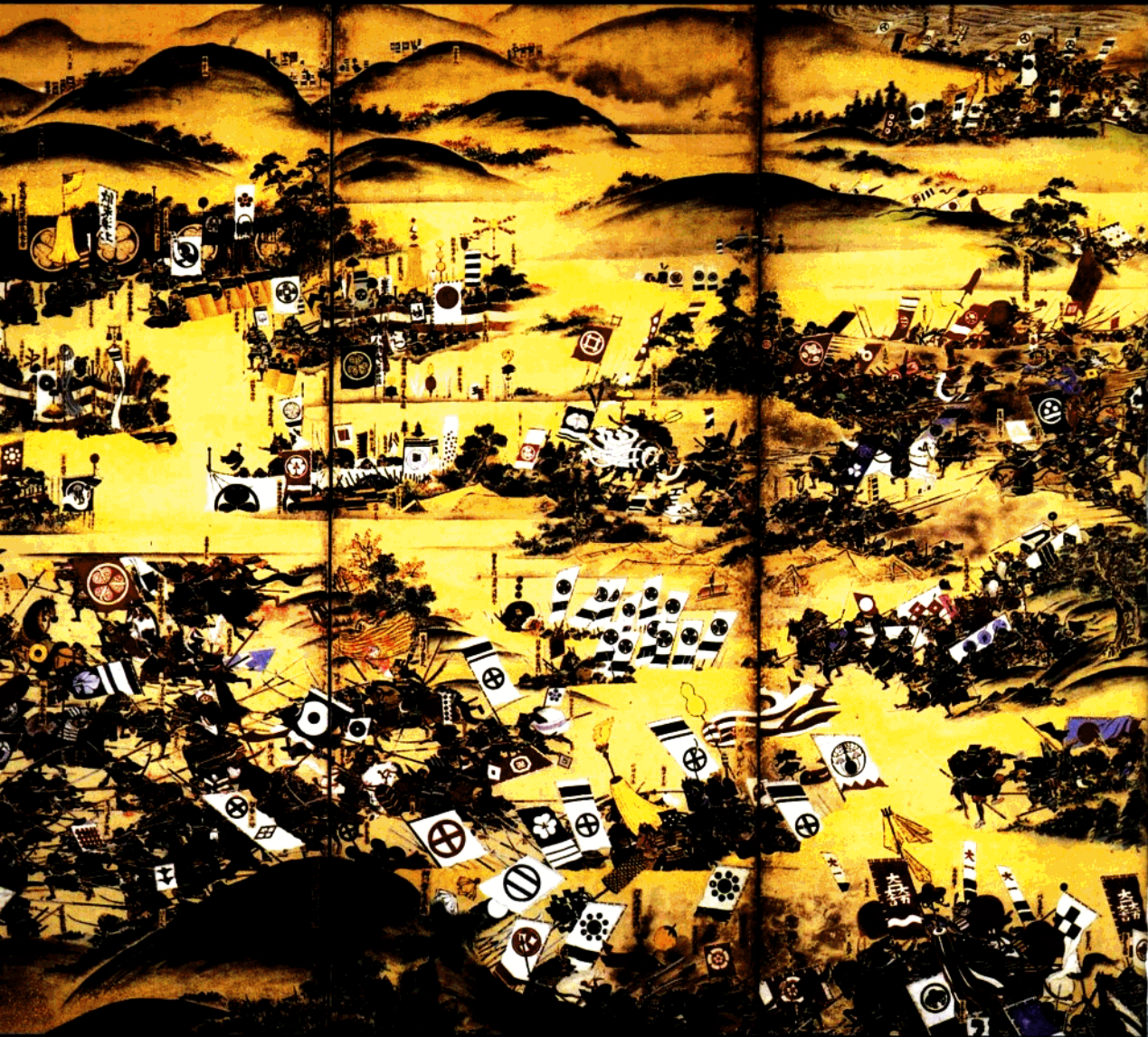
作者 赤平
编辑 驰骋

战国诸道 | 地图



目 录

一 霸主诞生	6
二 风雨桶狭间	29
三 天下布武	40
四 第六天魔王	62
五 信长包围网	81
六 激战长筱	96
七 平安乐土	116
八 迈向辉煌	115
九 烈火本能寺	157
特别附录	167



信长死去的18年后，他的部属丰臣秀吉所部和其盟友德川家康掀起了重新瓜分日本版图的大会战——关原之战。分别以东军和西军命名的十五万大军在美浓的大平原上往来厮杀。战



争的结果，德川家康终于结束了信长和秀吉两代缔造起来的“安土桃山时代”，开始三百年平稳的“江户时代”。



一 霸主诞生

从十五世纪中期的“应仁之乱”【以细川、山名两大家族为主力，以室町幕府将军继承权为导火索爆发的日本全国性的大战，始自1467年，终于1577年】开始，日本迈入了空前残酷而混乱的“战国时代”，无数英雄豪杰应运而生，无数割据势力旋起旋灭。受限于传统观念和地理环境的各方豪强，比如广为后人崇敬的“毗沙门天神”上杉谦信、“甲斐之虎”武田信玄、“濑户内智将”毛利元就等等，他们穷毕生的精力，也不过在乱世中谋求到一方理想中的净土而已，最终重新统一全日本的重担，却奇迹般地落到尾张国【日本古代基本行政区划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六国，国又称为州，州下分郡，一国约等同或小于现在的一个县】（今爱知县西部）一个根基浅薄的小领主肩上一——他，就是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基本统一了日本中部，而他的继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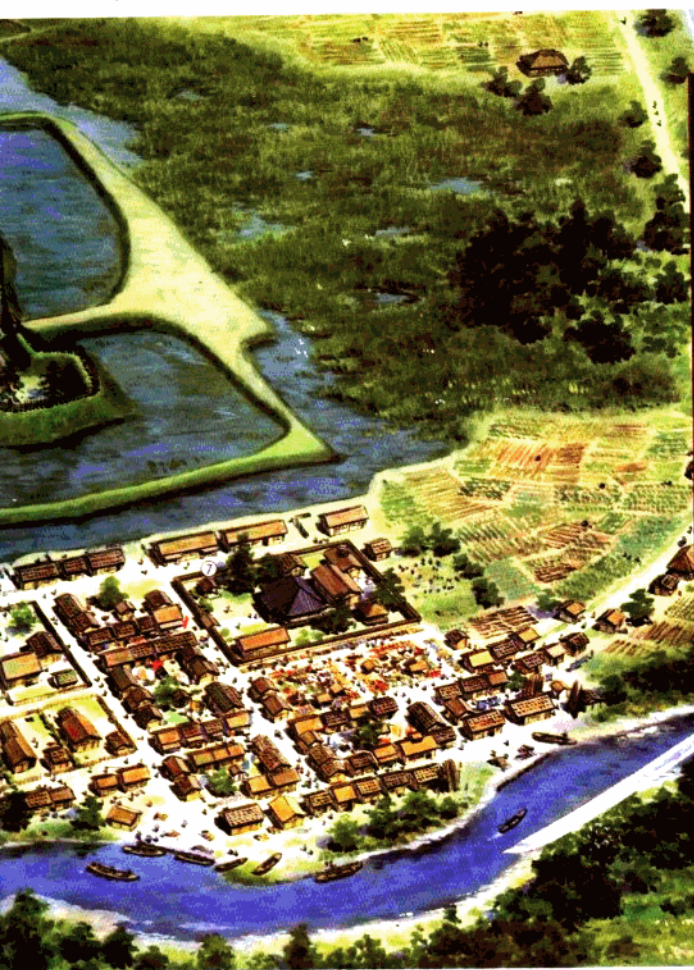


丰臣秀吉则终于结束战国乱世，他最巩固的盟友德川家康把日本带回到幕藩和平体制下。后两人的事业基础，无疑是由信长所一手奠定的。织田信长无所畏惧、藐视权威、残暴好杀、热爱艺术，后世赞誉者称他为“革命者”、“风云儿”，鞭笞者骂他为“暴君”、“第六魔王”，而正是这种性格、行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他推到了历史的最前沿。

战 国新战斗力·足轻的
进化之一·出现期。
战国开始时，由于步兵团体
作战逐渐代替了骑马武士战
术，许多野武士被征为最底
层的步兵——足轻阶级。

织田家势力
的起点

胜幡城



战 国新战斗
力·足轻
的进化之二·发
展期

随着战争规模
的扩大，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了
足轻的队伍，他
们的基本武器长
柄枪和专用盔甲
也出现了。



织田家的崛起

为了表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织田信长后来自称出于平氏【原为皇族，后成为武士阶层的最高贵姓氏之一，日本民间流传有“源氏和平氏交替职掌天下”的谣言】或藤原氏【日本古代最高贵的神官氏族，从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世代担任太政大臣（即首相）等高官】，但现在普遍认为，织田氏先祖本为越前国（今福井县东部）丹生郡织田庄织田神社的神官，约在十五世纪初期流落至尾张，成为当地土豪。



织 田家的家纹
“织田木瓜”。
每个武士家族都有
代表家族的家纹。

当时尾张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是守护【当时为室町幕府晚期，守护是幕府体制下负责一国军政全权的职位】斯波氏，但守护的权力从来都是由当地大小武士集团联合支撑起来的，尤其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守护往往被架空，地方上的各级土豪却逐渐坐大，成为大名【全称为“大名主”，

原意为某些国家土地的代理人，后演变成成为封建割据势力】。织田氏就在这种背景下日益膨胀起来，谋得了守护代【庞大的守护家族因为同时领有数个地区难以兼顾，或因势力衰微，往往任命领地上某些土豪代理治事，称为“守护代”】的职权。

到了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这一代，织田氏已经基本架空守护斯波氏，握紧



织田信长做神官的祖先们工作过的位于北部地区的“织田剑神社”。许多新生的战国武将，他们的祖先都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武士出身。

随着战国割据战争规模的扩大，大名领主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起越来越多的城寨。这种军事堡垒依当地地形建筑，易守难攻。夺取这种城寨成为了许多场战争的主要目的。



了尾张国的军政大权。但信秀本人的地位，最初却并不算高，他不过是领有尾张上四郡的守护代“织田伊势守”【国守不同于守护，是由朝廷封赠而非幕府任命的虚衔，往往一官多人，并不与实际控制地相关联】信安之兄信定的儿子而已。当时尾张的另外四郡（下四郡）则掌握在尊奉傀儡守护斯波义统的另一位守护代织田大和守广信手中。

织田信定筑胜幡城，其子弹正忠【日本古代官名，是弹正台（司谏议）的属官】信秀则以同族身份出任于织田广信，成为同族三奉行（事务官）之一，靠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以及勇猛的作战能力，很快就脱颖而出，压制了织田因幡守和织田左卫门两位同僚。到1534年织田信长诞生的时候，他已经成功架空守护代，征服了超过二分之一的尾张国，被誉为“尾张之虎”。战国乱世，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分家凌驾于主家之上，甚至陪臣凌驾于守护之上，本就不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

尾张国并非乱世中唯一的领土，阡陌相连，北有美浓国（今岐阜县中南部），西有伊势国（今三重县大部），东有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因为尾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周边豪强无不虎视眈眈。信秀一边和国内的同族势力作斗争，一边还要抵御来自他国的侵略，或者发动对他国的远征。他的第一个来自外部的强大敌人，是三河的松平氏。

十六世纪初期，松平氏出了一个奇才——被家臣谏美为“活到三十岁定可取得天下”的松平清康，他屡次杀入尾张，使织田信秀战栗不已。然而清康终究没能取得天下，因为还不到三十岁，他就在出阵尾张守山城时被家臣误杀。时为1535年，人称“守山之崩”。

继承清康事业的松平广忠，当年还不到十岁，织田信秀趁机反攻出国门，把战火燃烧到松平氏的领土上。为了苟延家族的命脉，松平氏被迫向更东方的今川氏求援。今川氏当主义元看到送来嘴边的美味，当然兴奋不已，立刻打着复兴松平家的旗号，向三河进发。1542年，爆发了著名的小豆坂合战。

骏河国（今静冈县中部）的今川氏世代名门，领土广大，兵力强横，义元更有“东海道【日本古代行政区划，一道包括数国（州），东海道基本上囊括了现在的三重、爱知、静冈、山梨、神奈川、埼玉、茨城、千叶等县和东京都】一弓取”的美名。信秀闻知义元来攻，丝毫不敢大意，急命二弟信康为先锋，出西三河安祥城东进，双方

战 国新战斗
力·足轻
的进化之三·成
熟期。

战国后期，
全国有成百万农
民被征发为足
轻，他们装备了
火枪、弓箭和四
米长枪，已经成
为了战场上的主
力。



在小豆坂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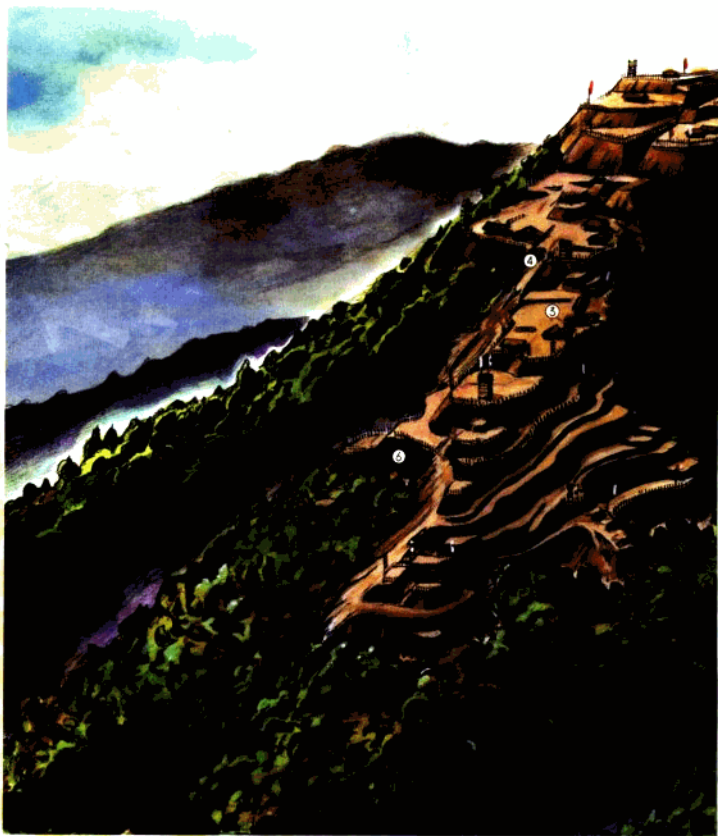
长驱而来的织田军因为体力不支，很快受挫向后败退，今川、松平联军在后紧紧追赶，幸亏信秀的三弟、以武勇善战著名的织田信光等人担任殿后，大呼悍战，不但逼退追兵，更鼓舞了本方士气，扭转了战局。最终今川、松平联军崩溃，西三河一带尽归织田氏所有。

五年后（1547年），织田信秀整备兵马，再攻三河，希图一举灭亡松平氏，松平广忠也再次向今川氏求援。这回今川义元不再无条件答应发兵，因为他听说广忠的幼子已经六岁了，就要求送来骏河作为人质。

大名之间交送而非交换人质，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外交手段，而等同于承认对方拥有对自己的控制权、调动权，也即对方将成为自己的宗主国。虽然儿子年纪尚幼，虽然这是一份屈辱的盟约，走投无路的广忠也只好答应了。于是他派二十八名家臣护送幼子竹千代从本城冈崎出发，经海路在天津（现丰桥市）上岸，准备由当地豪族田原城主户田康光送往今川义元的本城骏府。

岌岌可危的松平家随时都可能垮台，最好的下场无过于从属于其他强大的势力，这是包括广忠在内，每个松平家族的成员及其麾下豪族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但从属于何人，是东方的今川，还是西方的织田，每个人心中却都有着不同的盘算。户田康光早就和织田信秀暗通款曲，他不但没有按计划护送竹千代前往骏府，反而将其劫持到了尾张。

就这样，六岁的松平竹千代在尾张末森城遇见了十四岁的织田吉法师，也就是后来的织田信长。



尾张的大傻瓜

织田信长幼名吉法师，由信秀正室土田夫人于1534年生于尾张那古野城（在今名古屋市）。那古野本是今川氏进攻尾张的桥头堡，当年信秀攻克此城，才从胜幡移居过来，旋即就得到了嫡长子，欢喜不胜。他任命家老【大名家臣团中的最高职务，负责家中总体事务者称为家老】林新五郎秀贞（又名通胜）、平手



地处战略要冲的
东美浓重镇

岩村城

中务丞【日本古代官名，是负责掌管事务的中务省的属官】政秀、青山与三右卫门和内藤胜介四人担任幼子的师父和辅佐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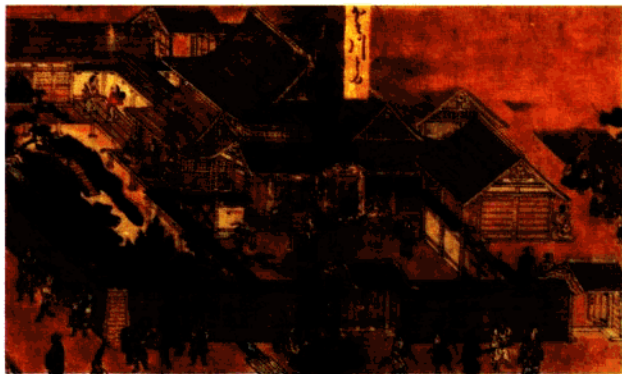
但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据说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令人头疼的强横态度，多次咬伤奶妈的乳头，信秀被迫频繁更换奶妈。稍微长成以后，他更喜爱新奇的事物，蔑视传统的礼仪规条，经常身穿奇装异服，与同龄孩童游戏角斗，丝毫也没有作为领主继承人的自觉。除了师父之一的平手政秀、父亲信秀，以及某些幼时玩伴外，几乎家中所有人都对这个孩子抱持着深深的厌恶感。

连其母土田夫人也不喜欢吉法师，却宠爱三男信行（信秀共有十二个儿子，信长虽为嫡长子，其实是第二子，其上还有庶出的长兄信广）。织田勘十郎信行，和吉法师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但行为却与兄长迥然相异，他品行方正，聪明懂礼，深得家中众人喜爱。土田夫人和家臣们屡屡向信秀建言，请求废黜吉法师的继承权，而以信行代替，不知道是出于对嫡长子的宠爱，还是别有想法，信秀

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硬不软地驳回了他们的意见。

吉法师就这样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敌视、轻视或鄙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1546年，他在古渡城（今名古屋东南区域）元服（行成人礼），取大名为三郎信长，后来还通过给已经权威丧尽的天皇朝廷献礼，得到了上总介【上总国即今千叶县中部，介是国守的辅佐官】的官职，称织田上总介信长。

虽然年仅十三岁（按虚龄计算），但依照当时的传统，武士之子行过元服礼，就已经算是成年了，可以上阵打仗，更必须挑起家庭和家族的重担。果然第二年（1547年），信秀派信长为总大将，进攻三河国的吉良大滨，放了几把火以后安然退回。虽然本就是件轻松的任务，但丝毫不出差错，尤其是信长戴着红色头巾、身披铠甲和阵羽织【将领套在铠甲外的战斗服，样式繁杂，多为短袖或无袖】的英姿却让家臣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名居住的大屋，在古代被称之为“馆”，日本的城堡就是从这种带有木刺外墙，可以用于防卫的住屋发展起来的(左图)。

由于日本的铠甲发展到战国时，已由过去的皮木质变成了铁质，于是可以将铁甲刺穿的长枪便成为了马上骑士的主力武器(下图)。

现代修复的织田家主城清须城的本丸天守阁(右图)。

这正是信秀期望达到的效果。

幼主已经具备了上阵作战的能力，表明家族可以延续下去，家臣们不会缺乏效忠的对象，在封建社会，这是相当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可惜信长战后却依然故我，毫不收敛年幼时的荒唐举动。据说他经常身穿浴衣(简易的和服)，袒露着上身，腰间挂满钱袋、葫芦、火石包等小物件，骑着马四处去游玩。虽然在他成名以后，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猜测他是在勘察领地内的地形，了解各村的风俗人心，但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那未免也太苛求了。

就在这一年，松平竹千代被送到了尾张国，成为可怜的人质。据说信长对这个小自己十岁的孩子相当友好，经常携其出行，一起游玩，并教会他骑马和游泳。但这种儿时的友谊，是否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牢不可破的同盟，可就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当时，信秀将本城迁到未森，把这里作为进攻三河的桥头堡垒，而让信长留守旧主城那古野。在得到松平竹千代以后，他原本以为能够以此为要挟，迫使松平广忠降伏，然而广忠或许难消心头之恨，或许保有在乱世中绝对稀



罕的忠义之心，竟然拒不开城投降，依旧把靠山锁定为今川家。今川义元大受感动，于是在第二年（1548年）三月【本书中所有月、日，均未经过换算，指的是和历而非公历】，以军师太原崇孚（雪斋和尚）为总大将，第二次大举发兵西三河，与织田军再遇小豆坂。

以领地的广狭、士卒的多寡来论，其实织田根本不是今川的对手，更何况来自北方美浓国斋藤氏的压力日盛，牵制了部分兵力，再加上此次对阵的今川方总大将太原雪斋又是以智谋闻名的厉害人物。经过激战，织田军先胜后败，终于一溃千里。信秀逃回那古野，只留下长子信广守备安祥城，作为依旧楔牢在西三河的一枚钉子。

暂时放弃了对三河松平家的进攻后，信秀又把目光瞄准了北方。北方的美浓国，守护原是土岐氏，近年来却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篡取了实权——此人非常富有传奇色彩，据说他本是卖油郎出身，因为擅长舞枪而被美浓豪族长井氏收为家臣，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他首先篡夺长井氏，继而篡夺长井氏的主家、美浓守护代斋藤氏，改名为斋藤秀龙，出家后法号道三。和几乎所有强力的守护代一样，斋藤道三最终也驱逐了守护土岐赖

艺，把美浓一国掌握在手中。

民间传说不可尽信，卖油郎而精通枪法，本身就是一个笑话。现在普遍认为，道三本是来自近江国（今滋贺县）的浪人。

擅长阴谋诡计，被称为“蝮蛇”的斋藤道三，本身也是优秀的战术指挥官。就在小豆坂败回的当年九月，信秀悍然攻入美浓国，一直打到斋藤本城稻叶山下，但随即遭到强力反击，二弟信康战死，全军崩溃。既然无法吞并松平家，就要面对来自东方骏河今川氏的强大压力，北面再对付狡猾的“蝮蛇”，已过四旬的信秀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就在这个时候，重臣平手政秀献策，利用婚姻关系来达成与斋藤氏的和平。

时年已五十七岁的平手政秀，是信秀深为器重

